

时间都去哪儿了?

“大萌子” 用文字记录和爸妈在一起的30年

从1岁的“小米豆”，到30岁的“大萌子”，北京女孩赵萌萌的身边，总有父亲的陪伴，她的母亲则在旁边充当摄影师，用相机记录了父女俩的30年。30张照片记录了30载年华，一幕幕感人的画面，让观者动容。其实“大萌子”不仅和爸爸拍了许多照片，从小到大，和萌妈也留下了许多合影。这一次，“大萌子”选择用文字记录与爸妈在一起的“30年”。

大萌子和萌爸 1岁



摄影师:萌妈
爸爸当时管我叫“小米豆”，因为我眼睛太小。

妈妈抱着被烫伤的我满是愧疚

一件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是妈妈上班后的第4个月。妈妈上班去，我怎么办？姥姥有严重的心脏病，无法带孩子；奶奶正带着堂姐，没有精力再带我了。

奶奶找到她们单位一个退休工人家属——姓曹的奶奶，请她帮忙照顾我。于是我被送到曹奶奶家。这时，国家的经济开始呈现越来越好的势头，大家手头比从前略微宽裕了一点点，再加上只有一个独苗苗，对孩子的事舍得花钱。爸爸妈妈每月给曹奶奶四十元，几乎就是一个人一月的工资了。曹奶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，见了人就得意地说：“这钱可怎么花呀？菜花，我吃！柿子椒，我吃！猪头肉，我吃！咱舍得花……”爸爸有时去看我，又偷偷塞给曹奶奶几块钱。这事妈妈一直都不知道。

曹奶奶还是很喜欢我的，但每

天要忙着打牌，没有很多工夫管我，所以经常采取撒手放羊的管理方法。我经常坐在婴儿车上，一手举着果丹皮，一手握着一个包子，自己吃、自己玩。妈妈每次从怀柔一回来，就到曹奶奶家来看我。

这天妈妈又像往常一样到曹奶奶家，老远就听见我嘶嘶力竭的哭声。她一下冲进曹奶奶家，看见一大碗滚烫的稀饭洒满我整条胳膊。一瞬间，我的小臂上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，足有一厘米那么高。妈妈抱起我向医院冲去。外科的大夫和护士们都惊呆了，严厉斥责道：“你们这是怎么看的孩子？太过分了，知道后果吗？”一个巨大的针管抽出了大水泡里的水，一层厚厚的药膏敷在我整条胳膊上，然后打上绷带。我的号叫变成抽泣，无力地伏在妈妈的肩上。抱着被烫伤的我往家走，妈妈说心里阵阵绞痛，被尖刀扎在心上的痛。

妈妈再也没有把我送到曹奶奶家。她请假在家陪了我整整一个月，直到我痊愈。那段时间我每天和妈妈在一起，受到精心护理。姥姥姥爷更是对我疼爱有加。

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，眼睛在胖胖的小脸蛋上显得很小时。“小米豆”成了爸爸打趣我的名字。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，爸爸拉着我的小手照了我一岁时的和他的合影。照片洗出来了，妈妈看着还走不太稳的我，一个模糊的念头突然清晰起来。妈妈说，以后每年她都要给我和爸爸照一张相片，记录我的成长，爸爸就是一把尺子。

一岁的照片里，爸爸小心地护着随时会往前扑倒的我，英俊的脸上挂着憨厚爽朗的笑容。那时候，妈妈和爸爸都那么年轻，他们俩开心地笑着，讨论着每年的照片计划，却完全没有想过，多年以后，我会反过来成为爸爸的尺子。

全家福



大萌子和萌妈 1岁



摄影师:萌爸
妈妈上班了，想她。我被粥烫伤了，妈妈哭着你回来陪我。

大萌子和萌爸 14岁



摄影师:萌妈
多事之秋，波澜都被爸妈用微笑挡在我的生活之外。

听说刘奶奶去世，我伤心地哭了

转眼我过了一岁的生日，胳膊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。妈妈再也不让我去曹奶奶家，但找人照顾我的问题总得解决啊。姥姥的一个同事告诉她，计委院最北边，靠北街的那座楼里，有一个叫刘大台的奶奶。刘奶奶是河北人，老伴去世多年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、一个外孙女。身体还很硬朗，心又特别好，喜欢孩子，很愿意帮人家带小朋友，挣点钱。

爸爸妈妈决定去拜访一下刘奶奶。他们是第一对有意请刘奶奶带宝宝的夫妇，再加上两人文雅和气，刘奶奶一看心里待见不得了，也紧张得不得了，生怕爸妈看不上她。她太想带我了，但又担心我爸妈不答应，于是十分努力地背靠门边上，直直地站着，瞪大眼睛，做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。

那一瞬间，爸爸动了怜老之心，答应了她。从此以后，在我幼

时的记忆里，多了一个重要的人。

刘奶奶见了，笑眯眯地打量：“没见过这么丑的孩子，得让她多吃点鸡蛋！”她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。我嫌鸡蛋黄太噁，只吃蛋白，就把把鸡蛋黄磨碎了拌在粥里，哄我吃下去。

爸爸一下班就跑到刘奶奶家看我。刘奶奶忙不迭向他夸耀，说我是个聪明娃娃！据说有一次，她抱着我出去串门，关上门后，我就揪着她的衣服，不肯让她走，“啊啊啊”地叫着，肉胳膊指着门锁摇啊摇。原来她忘了锁门，钥匙还挂在门上。门口几个老奶奶看见了全被逗得呵呵乐。刘奶奶还说我学话学得快，会奶声奶气地给那群老太太们讲“故事”，特别可爱。

我在刘奶奶家待了快一年，窜了不少个，变得虎头虎脑的，经常在她干净的屋里跑来钻去，寻找宝藏。有一次我跑到阳台角，在一个

小木箱子里找到一个瓶子。刘奶奶一看，吓坏了，颠着小脚追我，连说：“快放下，那是杀虫子的药，是毒药。”我边跑边笑嘻嘻地喊：“我要吃毒药。”刘奶奶好容易追上我，从我手里夺走瓶子。

爸爸来了，瞪着眼训我：“不许胡说，不许气刘奶奶。”我夹在两个疼爱我的人中间，听话地认了错：“不气刘奶奶了。”刘奶奶乐得嘴都合不拢，把我搂在怀里。

后来我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，妈妈把我接走了。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，回头对她张着手，哭得泪眼麻花。刘奶奶颠着小脚赶出来，倚着楼道门框跟我们告别。

四年级的一个周末，我跟妈妈正坐在公交车上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还记得刘大台奶奶吗？听说她前一阵去世了。她女儿患了肾炎，也和她前后脚走了……”我半天没说话，只有眼泪一直哗哗地流。

大萌子和萌妈 11岁



摄影师:萌爸
爸妈带我去加州牛肉面大王改善生活。

大萌子和萌爸 20岁



摄影师:萌妈
有生以来第一次涂了口红，爸妈都惊呼：好艳！

大萌子和萌妈 20岁



摄影师:萌爸
妈妈南下打工，暑假去看她，她兴高采烈。在回京的火车里，我看见妈妈独自一人站在站台上流泪。

大萌子和萌爸 29岁



摄影师:萌妈
为婚纱照那点事疯狂减肥的一年，爸妈很心疼。

十岁那年我翻出了爸妈的爱情信物

我十来岁的时候，还没有电磁炉，在家吃涮肉的话，用的是东来顺店里的那种黄铜火锅，需要点炭，很麻烦的，所以吃一次火锅也是挺隆重的大事。当时爸爸妈妈经常请好友来家里聚餐，每个冬天，我们都能吃上几次火锅涮肉。

故事就发生在某次吃火锅的时候。那天，家里来了好多的叔叔阿姨，但是除了我，一个小孩也没有。大家围着热气腾腾的黄铜火锅，吃得热火朝天，聊得更是热火朝天。我听着听着，觉得有点没劲，吃饱了之后就开溜了。跑到爸爸的书房里，没找到什么好看的故事书，大概是吃饱了撑的，我很没教养地打开爸爸的抽屉，在里面翻来翻去。

突然，一个奇怪的东西映入我

的眼帘：抽屉里竟然有一束漆黑的长发！那束头发大概不到20公分长，跟我铅笔盒里的尺子差不多长，用猴皮筋绑着。我张大眼睛望着它，觉得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冲进大屋里。我举着头发，非常凝重地问：“爸爸，我找到一个东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所有的叔叔伯伯们都停下来，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的手里，然后全体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妈妈和爸爸更是笑得通红，把不明所以的我拉过去，直捏我的脸蛋。

原来，那束头发是属于俺娘的。他们刚结婚那会儿，妈妈自己在家剪头发，爸爸觉得新鲜，就收藏起来一束。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舍不得扔，后来就搁在抽屉的角落里了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爱情见

证，那天会被我搜出来。

不过十岁的我，还不太明白爱情是什么，只是望着大人们一张张笑到红得发紫的脸，我朦胧地感到：这束头发背后，似乎隐含着一些神秘的东西，能够让大人在小孩子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但又让他们无比开心的东西。

生活就像幻灯片一样一张张翻过，爱情的见证则在岁月的长河里变换着形体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情感的基石会在流逝的岁月之河里牢固而沉默地矗立在河床上，巍然不动。多年前的长发，回不去的时光，留下的却是爸爸妈妈幸福的回忆。

十岁的我，也曾似懂非懂中，心怀憧憬：将来我的男朋友，会珍藏我的一束长发吗？

大萌子和萌妈 25岁



摄影师:萌爸
那年姥爷突然去世，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大萌子和萌妈 30岁



摄影师:牛子
带着老爸老妈旅游结婚！